

基督教的传播与罗马帝国 统治者的因应对策^{*}

袁 波

罗马帝国统治者以政治标准和实用态度裁决基督教，从视为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予以默认，到将其视为一种非法的宗教加以迫害，再到承认其合法性，都是基于统治者的利益和政治的现实需要而调整，最终基督教提升为国教。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政策为未来的国家统治者干涉教会事务确定了先例，对中世纪西欧政教关系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基督教 罗马帝国 君士坦丁 国教

作者：袁波，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史学博士。

1 世纪在罗马帝国东部兴起的基督教，承袭了犹太教的一神论和救世主的信仰，与罗马传统的多神教信仰相抵触。早期基督教主要在下层群众当中传播，信徒之间平等互助，患难相恤，信徒具有明显的反抗意识，不与统治阶级合作，不敬诸神。“基督教既然和国家相隔离，又不以罗马皇帝为它的绝对元首，所以它便遭到了迫害，遭到了仇视。”¹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基本上采取迫害与怀柔并举的政策，限制基督教的发展。尽管如此，基督教却得到蓬勃发展，到 3 世纪末已经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313 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乌斯共同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获得合法地位，392 年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因此，“对于基督教的成长和确立的过程进行一番公正而又合理的探索，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²

一、“迫害”政策与基督教的发展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有人认为基督徒受过“十次大迫害”，而他认为基督徒所受到的迫害不可计数，涉及面极大。³ 事实上，“罗马帝国对这种新兴宗教也未严加取缔，而是起

*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意识形态的更迭与罗马帝国的兴衰”（W2010247）阶段性成果之一。

¹ [德] 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8 页。

² [英] 爱德华·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黄宜思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43 页。

³ 休·拉斯特在《“迫害”的研究》这篇文章中对“迫害”的含义及“迫害”的动机进行详细分析，他认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将基督徒背叛多神教却信奉上帝当作一种罪行，因此，每当国家发生事端，诸如罗马城大火、瘟疫、战争等，统治者都将责任推卸给基督徒，对之加以迫害。Hugh Last, “The Study of the ‘Persecutio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27, 1937, pp. 80–92.

⁴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tr. and ed. by D. D. Marcus Dods,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 1948, 18. 52.

初不予注意，以后镇压与怀柔两手交替，在这过程中加强渗透、控制，最后公开把基督教作为它的政治工具。”¹ 教会史家一般都把64年罗马城大火后，元首尼禄屠杀基督徒作为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的开始。^o 据塔西佗记载，尼禄起初只是下令搜捕纵火犯，后来发展为搜捕敌视罗马帝国的所有人。不敬拜罗马元首，把基督敬拜为神的基督徒，就被认为是社会公敌，予以处死。”这次镇压主要是在罗马，也波及到东方各行省。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只能半公开地聚会，而且他们信奉一个“将来的国度”，自然引起罗马统治者的注意与怀疑。图密善曾亲自审问两个基督徒。

图密善问他们有多少财产，两人答道：

“九千银币而已，分属两人；但这笔产业不是钱，而是一块三十九亩的土地。我们从中收租，并用劳力养活自己。”^¼

图密善问到基督和他的国、国的本质时，他们回答：

“那不是短暂的国，也非属地的国，而是神圣属天的国。它会在世界末日时，显现于荣耀中。神会审判活人死人，照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½

图密善藐视他们，不作回应，只是鄙视他们的愚蠢，打发他们走。然后下令停止迫害基督徒。^¾

此后，图拉真开始把基督徒与犹太教徒加以区别，屠杀反抗罗马统治的犹太人，宽容愿做罗马帝国顺民的基督徒。据尤西比乌斯记载，此后“我们的教会日益昌盛，不断受到民众的欢迎。但是，犹太人的灾难还继续发展。图拉真执政的第18年，犹太人又发动暴乱，许多犹太人死于武力镇压之下。”[¿]

从2世纪末年到3世纪中叶，除去202-211年、235-238年这两段共12年曾对基督徒一度镇压外，统治者采取怀柔加限制的方针。直至狄西乌斯统治时期（249-251年在位），他认为道德堕落和宗教信仰自由是罗马帝国衰落的根本原因，为了保证罗马和平，必须在帝国内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又开始大肆迫害基督徒。^À 狄西乌斯明确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放弃信仰，参加多神教的献祭仪式，必须表明对诸神的忠诚与崇拜。狄西乌斯逮捕拒绝献祭的高级教士并处决教皇法比安，^Á 要求所有人必须向诸神献祭或参加奠酒祭神仪式。那些拒绝献祭的基督徒要么被杀，要么被监禁。但在狄西乌斯死后¹⁰，迫害就停止了。257年瓦勒良又开始对基督徒进行迫害，强迫所有牧师向众神献祭。第二年他颁布了更为严厉的敕令：处死不献祭的高级牧师，这导致了无数

¹ 杨真著：《基督教史纲》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0-91页。

^o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 E. L. Oulto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25. 3.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tr. by Sister Mary Francis McDonald, O. P.,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5, 2.

[»] Tacitus, *The Annal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ohn Jackso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 44. 根据塔西佗的记载，尼禄应该是罗马城大火的元凶，但他为了推卸责任，将罪行推给基督徒，并于公元64年开始迫害基督徒。

^¼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 20. 2.

^½ 同上，3. 20. 4.

^¾ 同上，3. 20. 5.

[¿]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4. 2. 1.

^À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4. 拉克唐提乌斯描写狄西乌斯因迫害教会，遭到应有的报应，战败，被蛮族人杀死。

^Á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6. 39. 1.

¹⁰ 251年狄西乌斯在与哥特人的战争中被杀，Eutropius, *Abridgement of Roman History*, ed. By Rev. John Selby Watson, *Justin Cornelius Nepos and Eutropius*,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0, 9. 4.

死刑（殉道者包括迦太基主教的塞普里安）。¹ 由于瓦勒良被波斯人俘虏，[°] 迫害中止。

284年戴克里先掌权后，为巩固政治统治而寻求思想上的统一，他强化对传统多神教的崇拜。戴克里先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没有对基督徒进行正式迫害，帕克尔对其宗教政策做出解释：“第一，经过以前各个时期的迫害，教会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分裂，也许戴克里先低估了其力量。第二，基督徒在宫廷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然而，从303年起戴克里先开始对基督教进行迫害。^¼ 他颁布第一道敕令：“将教堂夷为平地，焚毁圣经，那些位居高位的基督徒失去所有公民权利”。^½ 这样，生来自由的基督徒就被剥夺了罗马公民权。在政治上，这意味着基督徒不能在帝国政府和自治市政府中担任官职；在法律上，他们丧失上诉权，不再免于酷刑。戴克里先将许多基督徒从宫廷中驱逐，将坚持基督教信仰的士兵从军队中驱逐。^¾

这道敕令颁布后不久，尼科米底亚的皇宫发生了第二场大火，[¿] 并且在叙利亚出现动荡局面。^À 这给宫廷中的反基督教团体一个新借口，他们将大火和内乱的出现归因于基督徒的反抗。随后戴克里先又颁布第二道敕令，下令逮捕和监禁主教，强迫牧师向诸神献祭，其目的是破坏基督教的教会组织，降低教会领导人的威望。^Á 结果，“各地的监狱，即以前预备囚禁杀人犯和盗墓者的监狱，住满了主教、长老、牧师和学者，因此没有剩余的空间给那些真正的罪犯。”¹⁰ 所以，戴克里先又颁布第三道敕令：如果被囚禁的基督徒献祭，就释放他们；如果他们拒绝献祭，那么将他们长期关在监狱中，让他们遭受各种形式的酷刑，甚至将他们处死。¹¹ 戴克里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基督徒失去领导者，更容易放弃对基督教的信仰。304年戴克里先颁布第四道敕令，命令所有基督徒献祭。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一方面由于他对先前措施结果的失望，另一方面则因其身体日益衰弱，无力抵制伽勒里乌斯的强硬要求。¹² 在这次迫害中，许多基督徒放弃其信

¹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5.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7. 11. 26. 7. 12. 1.

[°] 同上，7. 13. 1.

[»] H. M. D. Parker, *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from A. D. 138 to 337*, 2nd e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8, p. 236.

^¼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10.

^½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8. 2. 4.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13.

^¾ Eusebius, *The Life of the Blessed Emperor Constantin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2nd Series, Vol. 1, ed. By Philip Schaff and Henry Wace,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4, 1. 15.

[¿]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14.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8. 6. 6.

^À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8. 6. 8.

^Á Alan K. Bowman, Peter Garnsey and Averil Cameron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The Crisis of Empire, A.D. 193– 337*, Vol. XII,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Vol. XII, p. 653.

¹⁰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8. 6. 9.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15.

¹¹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15.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8. 6. 10.

¹²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17.

仰, 尽管后来重新进入教会, 却因此而引起教会内部分裂性的争论。¹ “戴克里先时期对基督徒的大迫害是罗马传统宗教对基督教的最后一次毁灭战争。”[°]

“罗马政府和基督教会的抵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基督教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 尽管多次受到迫害, 基督教却得到蓬勃发展。基督教会为求生存, 努力在帝国上层中发展教徒, 很多政府官员和皇室成员加入教会。最重要的是, 基督教已经深入到军队, 早在马库斯·奥理略统治时期 (161- 180 年), 军队中就有一支“雷鸣”军团, 士兵全部信仰基督教。^¼ 基督教在 3 世纪得到快速发展, 已经具有成熟的信仰和教义, 有组织严密的教会, 信徒人数众多。从罗马主教科尔尼利乌斯写于 251 年的一封信就能看出: “罗马教会在一位主教之下有 46 名长老, 7 名执事, 7 名副执事, 42 名襄礼员, 52 名驱魔员、诵经员和司门员。”^½ 这一统计数字说明基督教此时不仅拥有众多信徒, 还有专门的神职人员, 已形成教阶制度, 可见教会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宗教组织。

公元 3 世纪末, 基督教已经在罗马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广泛传播。据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估计, “当时在 100 万罗马城人口中, 基督徒约有 5 万人, 即占 1/20”,^¾ 就连戴克里先的妻子和女儿都信仰基督教。[¿] 布克哈特也对基督徒的人数做出估算, 他说: “根据施陶德林 (Stäudlin) 的说法, 基督徒占全部人口一半; 根据麦特 (Matter) 的说法, 占 1/5; 据吉本推算, 只有 1/20; 而拉巴斯蒂 (La Bastie) 认为占 1/12, 这可能最接近真相。更准确地说, 我们可以推测, 基督徒的比例在帝国西部占 1/15, 在帝国东部占 1/10。”^À

随着士兵中基督徒人数的增多, 基督教在帝国军队中的影响迅速增加, 由基督徒士兵组成的“霹雳兵团”在多瑙河流域多次打败日耳曼人。到 286 年, 基督徒士兵已经构成罗马帝国西班牙兵团的主要成分。^Á 马克西米阿努斯在执行迫害基督徒的法令时, 仅塞比安人军团中就有 6000 名基督徒士兵被处死, 几乎引发大规模兵变。¹⁰ 据铭文记载, 奥列里乌斯 (Aurelius) 是基督徒, 他作为骑兵曾在戴克里先征募的约维亚·西徐亚第一军团 (I Jovia Scythica) 服役, 参加过对抗萨马提安人、哥特人、日耳曼人的多次战争。¹¹ 显然, 基督教徒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 要想恢复传统的宗教崇拜, 迫害基督教是不可能的。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 教徒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 许多大地主、富有的工商业者和官吏, 甚

¹ 312- 314 年, 北非迦太基教会内因主教任命的有效性发生分裂, 在戴克里先宗教迫害中一度叛教的凯西里安当上主教, 对标榜坚守基督教信仰、从未叛教的一派进行打击, 两派还争夺教会财产, 造成教会分裂。尤西比乌斯对此也有记载, Eusebius, *The Life of the Blessed Emperor Constantine*, 1. 44- 45. 为了协调教会的内部纷争, 君士坦丁曾写给罗马的主教会议, 建议他们召开宗教会议。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0. 5. 18- 20, 10. 6. 1- 5.

[°] J. Burckhardt,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tr. by Moses Hada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244.

[»] [英] 阿诺德·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 徐波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368 页。

^¼ Dio, *Roman Histor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arnest Cary,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72. 9. 3- 6.

^½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6. 43. 11.

^¾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 第 294 页。

[¿]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15.

^À J. Burckhardt,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p. 124.

^Á 杨真:《基督教史纲》, 上册, 第 78 页。

¹⁰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8. 4, 8. 7.

¹¹ 参见 AE 1981. 777, inscription, near Cotiaem, Asia, c. A. D. 300, 转引自 Brian Campbell, *The Roman Army, 31 B. C. - A. D. 337: A Sourcebook*, Routledge, 1994, p. 240.

至王室成员也加入了教会组织。主教制和教阶制的萌芽与形成，说明富有阶级已经牢固地控制了教会。基督教的仪式变得更复杂，基督教的政治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教义更趋向于顺从统治阶级的意志。教会组织因其领导人和教父思想的转变，进一步向罗马帝国政权靠拢，“他们在组织上实行主教制，严密控制了教会；在思想上神化罗马皇帝和奴隶制度，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利益的一致性；在行动上，不断向罗马皇帝写效忠信，表白基督教忠于帝国政府。”¹ 基督教已从下层群众的宗教变为全国性的、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教，它的不合法身份只是由于统治者执迷不悟而造成的“时代错误”。

二、《米兰敕令》与基督教的合法化

在戴克里先对基督教进行迫害之时，只有帝国东部的基督徒遭到残酷的迫害，西部未出现长久的流血事件。² 康斯坦提乌斯在其管理区域内只是形式上执行了戴克里先的命令，仍允许臣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基督徒未受到真正的宗教迫害。”因此，戴克里先的基督教迫害政策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君士坦丁在刚成年时居住在戴克里先的宫廷中，他对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的结果印象深刻，意识到戴克里先试图抑制基督教的传播与影响是毫无意义的举措。毫无疑问，这对他掌权后所制定的基督教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306年，君士坦丁被军队拥立为君主，³ 他遵循其父亲的先例，未对基督徒进行迫害。⁴ 他吸取戴克里先宗教政策失败的教训，完全改变了其基督教政策，在其统治区域内，使基督徒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特权。⁵ 此后，伽勒里乌斯也意识到任何暴政不能完全消除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311年他在弥留之际颁布一个宽容敕令，改变了迫害政策。⁶ 敕令的内容是：

“为社会的长远利益，我们以前希望遵照罗马人的古代法律和社会制度，要求背弃世代相传宗教的基督徒重新回归原来的信仰。……之后，仍有许多人继续这样愚蠢的行为，我们发觉他们既不敬拜天上的诸神，也不崇拜基督徒的上帝。由于我们所秉持的博爱和不变的惯例，我们宽恕所有人，已决定欣然赦免他们。因此，他们可以再度成为基督徒，而且只要他

¹ 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² Alan K. Bowman, Peter Garnsey and Averil Cameron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The Crisis of Empire, A. D. 193–337*, Vol. XII, p. 653.

³ Sozomen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2nd Series, Vol. 2, Ed. By Philip Schaff and Henry Wace,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4, 1. 6.

⁴ Eusebius, *The Life of the Blessed Emperor Constantine*, 1. 22. Zosimus, *New History*, London: Green and Chaplin, 1814, 2. 40.

⁵ 关于康斯坦提乌斯是否对基督教进行迫害，尤西比乌斯在《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8. 13. 13) 和《神圣的君主君士坦丁传》(*The Life of the Blessed Emperor Constantine*, 1. 13) 中认为康斯坦提乌斯完全没有进行迫害，保证其臣民拥有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不受阻碍地崇拜上帝。而拉克唐提乌斯在《迫害者之死》第15章中认为他摧毁了其统治范围内的集会场所和教会建筑，但保留了礼拜堂，对基督徒实行比较宽容的政策。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15.

⁶ Lactantius, *The Divine Institute*, tr. By Sister Mary Francis McDonald, O. P.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5, 1. 1.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24.

⁷ 关于伽勒里乌斯颁布宽容敕令的原因，拉克唐提乌斯和尤西比乌斯的记载是相同的，都认为他因患上某种不可治愈的疾病而遭受折磨，逐渐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所以颁布了宽容敕令。参见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33.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8. App. 1. Eusebius, *The Life of the Blessed Emperor Constantine*, 1. 57.

们不违反规定，可在他们习惯聚集的地方修建聚会的场所。……所以，因为我们的宽容，基督徒应该为我们的利益向上帝祈祷，为国家的福祉向上帝祈祷。”¹

敕令是以伽勒里乌斯、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乌斯的名义发布的。这个法令给予基督徒宗教信仰的自由，允许基督徒集会，虽然没有规定他们可以拿回被剥夺的财产，但“这个敕令为李锡尼乌斯和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提供了一个先例”。⁰从这个敕令的颁布，我们可以看出“罗马统治者所焦急的是罗马国教已不能欺骗群众、维系人心，与其听任群众不信任任何宗教，不如宽容基督教的存在，对罗马统治更为有利”，[»]对基督教的认可反映出罗马帝国的政治危机和信仰危机进一步加深。

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乌斯在米兰会晤，关于宗教方面的政策达成共识。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共同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在米兰并没有颁布敕令，只是给各行省总督发出了详细的指示，规定无偿归还基督徒的集会场所以及教会财产。^¼后人将此称之为《米兰敕令》。从此以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政策，基督教成为罗马国内的一个合法宗教。

关于所谓的《米兰敕令》有三个版本，尤西比乌斯在《神圣的君主君士坦丁传》中的记载如下：

“君士坦丁本人和李锡尼乌斯以同样的意愿和精神起草一个代表基督徒利益的敕令，这是最详尽、最彻底的，将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令人惊奇之事，以及他们对暴君的胜利，还有敕令的抄本发送给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½

拉克唐提乌斯的记载如下：

“无论何人都不应被拒绝其虔信基督教或其他他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宗教的权利。因此特通知你们（指各行省总督——笔者注），不必顾虑我们以前关于基督徒所颁布的法令中任何条款，允许所有人自由地选择所信奉的宗教，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即每人都可有无限的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之自由。

关于他们经常集会的场所，……无论何人此前购得此种场所，或由国库出钱，或用其它款项，均应将该场所交还给基督徒，不得要求付款或任何补偿，不得作弊或有任何含糊。如有一人作为接受礼物而获得此种场所，他们同样应将原地点尽快交还给基督徒……

这些所谓基督徒不仅拥有其经常聚会的场所，而且还拥有一些不属个人而属其集体，即教会所有的财产。对此，你们应依我们上面所提之法令，毫不含糊而且无争议地归还给基督徒，即还给他们的组织或集体。当然，依照上述规定，凡无偿交还教产者将被给予补偿。”^¾
《米兰敕令》正式承认基督教可以与其他宗教并存，多神教的神庙及其祭司都维持旧制，免

¹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8. 17. 6–10.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34. 尤西比乌斯在《神圣的君主君士坦丁传》中对这个敕令也有记载：“伽勒里乌斯意识到过去对教会的罪行，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恶，停止对基督徒的迫害，颁布一个帝国敕令及重新建造他们教堂的命令。同时，他命令基督徒进行习惯上的崇拜，为国家的利益进行祈祷。” Eusebius, *The Life of the Blessed Emperor Constantine*, 1. 57.

⁰ Alan K. Bowman, Peter Garnsey and Averil Cameron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The Crisis of Empire, A.D. 193–337*, Vol. XII, p. 92.

[»] 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第101–102页。

^¼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48.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0. 5. 15.

^½ Eusebius, *The Life of the Blessed Emperor Constantine*, 10. 5. 尤西比乌斯在《教会史》中对《米兰敕令》也有记载，见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0. 5. 1–14.

^¾ Lactantius, *The Minor Works: The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48.

除教会神职人员的徭役，君主还保留大祭司长¹的头衔。“《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和多神教崇拜具有同等的权利，这在政治上是极其贤明的一步”，[°]这样就宣布了一种宗教宽容政策。据此，基督徒和多神教徒被允许不受阻碍地信仰各自的宗教。无偿归还基督徒的集会场所，并归还以前没收的教会财产，这是罗马帝国在法律上第一次承认基督教会可以拥有财产。《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从镇压和宽容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保护和利用的政策，而基督教也开始与帝国的政权合流。从313年起，基督教不仅取得合法的地位，而且基督教已经逐渐成为统治者巩固政治统治的工具。

三、君士坦丁与基督教的官方化

罗马自建国以来，就将宗教事务的监督与管理作为政府的职能，政府努力维持罗马人民与诸神之间的关系。”当君士坦丁宣布支持基督教、免除神职人员的诸多义务时，他的举动并未逾越罗马传统的范畴。君士坦丁在争夺罗马帝国统治权的战争中，将基督教当作思想武器，作为实现统一罗马帝国的“工具”。他作为历史上第一位改信基督教的君主，其宗教政策为基督教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折。君士坦丁对基督教会的内部事务也产生直接影响，为未来的国家统治者干涉教会事务确定了先例。

君士坦丁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对教会严加控制，使之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教会的教义、宗教活动、人事安排都必须听命于君主。在一次宴会上，君士坦丁向主教们宣布自己是教会之外的主教，^¼其政策都是据此而实施的。^½君士坦丁认为，上帝委托他对所有尘世的事务进行管辖，如果他没有执行神圣的法律，帮助保持教会的和谐统一，上帝会惩罚他。^¾因此，君士坦丁积极干预教会事务，竭力帮助教会建立统一的组织，他认识到统一的帝国必须有同它相适应的统一教会，利用政治权力严厉镇压异端，竭尽全力保持教会内部的统一。

君士坦丁积极参与宗教事务，剥夺了基督教会的独立，成为宗教事务的监督者和仲裁者，多次召开主教会议调停教会内部各派的争端及教义的争论。他把教会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把个人的意识形态加诸于教会，“这些都引发了后古典西方文明的重大问题之一，也就是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关系——国家和基督教会的关系。”[¿]325年君士坦丁主持召开尼西亚会议，他掌握着会议的进程，使持异议的主教达成一致的观点，^À通过了一个信经和二十条教规，构成基督教正统信仰的主要内容。尼西亚会议最终制定了被所有持不同意见者接受的信经，后世称之为《尼西亚信经》，^Á正式确定了三位一体的教义，标志着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成熟。这次会议显示出基督

¹ 大祭司长 (Pontifex Maximus) 是罗马宗教中的大祭司和祭司学院的官方首脑。作为宗教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大祭司长有权管制民众在献祭仪式、神庙以及其他圣地的行为，还掌管历法。在罗马帝国时期，元首都拥有大祭司长的头衔。

[°] [苏联]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王以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34页。

[»] A. J. Rayner, “Christian Society in the Roman Empire”, *Greece & Rome*, Vol. 11, No. 33 (May, 1942), p. 113.

^¼ Eusebius, *The Life of the Blessed Emperor Constantine*, 4. 24.

^½ W. Seston, “Constantine as a ‘Bishop’”,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37, Parts 1 and 2 (1947), p. 127.

^¾ Eusebius, *The Life of the Blessed Emperor Constantine*, 3. 12.

[¿] [美] 汉斯·A·波尔桑德尔著：《君士坦丁大帝》，许绶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À Eusebius, *The Life of the Blessed Emperor Constantine*, 3. 13.

^Á Socr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 8.

教代替传统宗教成为在罗马帝国起主导作用的宗教，更肯定国家对基督教会进行控制权，“标志着基督教会和基督教明确地走上了人类事务的舞台”。¹

君士坦丁于318年承认主教法庭的审判与民事法庭的宣判具有同样的效力，赐予主教在案件审理中与法官具有同样的审判权。²这样，君士坦丁的立法就使教会法庭并入罗马帝国的司法体制。321年颁布敕令允许任何公民将遗产赠给教会，从此教会作为法人的权利得到承认。”同年，各城市居民均禁止在礼拜日工作，³君士坦丁还让基督徒担任政府官员，⁴在耶路撒冷、⁵伯利恒⁶及其他地方纷纷建起大教堂⁷。意义最为重大的是330年君士坦丁正式将首都从罗马迁往重建的拜占廷，尽管其真正动机是出于政治因素和军事防御，但对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帝国的中心坐落在一个多神教影响和传统甚小、而基督教势力强大的城市。

君士坦丁在完成帝国统一、建立君士坦丁王朝后，其政治生涯达到鼎盛时期。此后，他便大力推行支持基督教发展的政策，其核心是以宗教思想维护已经实现的政治统一，缓和矛盾，防止发生动乱，利用基督教实现中央集权制统治的目的表现得非常明显。君士坦丁凭借自己的政治敏锐性意识到神职人员可以成为进行统治所依靠的一支强大力量，所以，他将神职人员看作一个独立的阶层并给予各种特殊的优待权。君士坦丁利用教会协助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他将1800名主教分派到各行省，其中1000名在东部，800名在西部，这些主教行使司法和宗教权，从而使“一种新的永久性的，始终受人尊敬，有时十分危险的神职官员便在教会和国家内产生了。”⁸君士坦丁就利用这样一套管理机构有效地控制了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生活，主教之下的各级神职人员的活动范围深入到村庄农户。

“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开启的这种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为双方都带来了好处，同时它也造成了一系列全新的难题。基督教给国家带来了强大的统一思想，同样也给君主专制统治以有力的精神支持。从教会一方看，它得到国家慷慨的物质捐赠，以及在传教活动和反对基督教敌人斗争中的支持，但是，这也意味着教会对国家某种程度的依赖。另一方面，国家一旦将自己的命运与教会联系在一起，就必然卷入所有不同教派之间无休无止的争论。”¹⁰总之，君士坦丁在弥留之际接受洗礼，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¹¹其皈依明显促进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他“完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与社会革命”，¹²为教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¹ [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吴文藻、谢冰心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5页。

² Sozomen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 9.

³ *Theodosian Code*, 4. 7. 1, A. D. 321, 转引自 N. Lewis and M. Reinhold ed., *Roman Civilization: Selected Readings*, Vol.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606- 607.

⁴ *Codex Justinianus*, III, 12. 3, 转引自 Gregory T. Armstrong,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 The Changes Wrought by Constantine”, *Journal of Bible and Religion*, Vol. 32, No. 1 (Jan., 1964), p. 4. *Theodosian Code*, 2. 8. 1, A. D. 321, 转引自 N. Lewis and M. Reinhold ed., *Roman Civilization: Selected Readings*, Vol. II, p. 606.

⁵ Eusebius, *The Life of the Blessed Emperor Constantine*, 2. 44.

⁶ 同上, 3. 25.

⁷ 同上, 3. 41.

⁸ Socr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 18.

⁹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第460页。

¹⁰ [前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拜占廷帝国》，陈志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¹¹ Eusebius, *The Life of the Blessed Emperor Constantine*, 4. 62.

¹² [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四、结 语

392年提奥多西一世禁止异教崇拜在理论上把所有罗马公民都变成了基督徒，作为少数人的宗教意识的基督教信仰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主流，基督教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早期基督教兴起与传播的过程中，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既没有一贯强烈地反对基督教，也没有明确地对基督教表示首肯，从将其视为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给予默许，到将其视为一种非法的宗教加以迫害，再到承认其合法性，都是基于统治者的利益和政治的现实需要而调整其政策，最终将基督教提升为国家宗教，完全取代了原来的多神教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帝国在某种程度上被“基督教化”了。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以一种政治的标准和实用的态度裁决基督教，因此，最高统治者的意愿对基督教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基督教本身的力量以及基督徒对社会的态度也是统治者做出决策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基督教逐渐上升为罗马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造成了罗马帝国文化的转型。

公元2世纪中叶之后，由于罗马帝国的经济日益恶化，社会问题日益激化，这些因素加剧了统治者们对基督教的迫害。¹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发生的激烈对抗说明基督教与罗马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基督教无法以其原初形象在罗马帝国扎根。原始基督教涌入到罗马帝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基督教渗入罗马民族文化中去的过程，产生了一种调和的文化和一种发展的基督教。基督教与罗马文化的融合是基督教本土化的过程，最后与帝国的统治集团达成调和，被接纳到罗马帝国的体制中去，而这种国家权力与教会的联合成为中世纪政治统治的模式。

(责任编辑: 袁朝晖)

¹ Ralph Martin Novak., *Christianity and the Roman Empire: Background Texts*,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2001, p. 43.

Abstracts of the Major Articles

Dharma- Nature, Dharma- k ya, and Soul On the Hui Yuan' s Dharma- Nature thoughts

Xie Xinghua

The subject chosen is related to a long- standing interest in the thoughts of Hui Yuan as well as to the ideological shift of Buddhism in Jin and Song Dynasties.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first and second parts of the article is mainly dedic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Dharma- Nature thoughts of Hui Yuan, 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 dhyamika thoughts by Kum raj va. The third part of the article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oncepts of ' Dharma- Nature', ' Soul', and ' Dharma- k ya'. By Tackling the problem, we can finalise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Hui Yuan' s philosophy. His work sets the preliminary tone of the logical trend on the ideological shift of Buddhism in Jin and Song Dynasties.

Spread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Rulers of Roman Empire

Yuan Bo

During the process of spread of Christianity, the supreme rulers of Roman Empire adjudicated Christianity with the political standard and practical attitude. They regarded Christianity as a small religious sect of Judaism to give the default, then regarded it as an illegal religion to persecute, finally acknowledged its legitimacy. They adjusted their policies based on interests and the political reality, Christianity had been promoted as the national religion finally, totally replaced original polytheism faith. Rising and spread of Christianity was a major change and transi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History, which brought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in Middle Ages. The policies of the Roman Empire confirmed the precedent for the future national rulers to interfere the church business, and had far- reaching effects on the patter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of Middle Ages.

The study of religious policies features when Mongolia rule the Western Regions

Guo Yihai

Mongol rule of all kinds of western religious take after bag and policy, compatible, on the whole, all sorts of religion in the western influence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is paper, the western Mongol rule period religious policy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in addition to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compatible bag and the character, all religions in the spread of western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also by the Mongolian ruler personal or family influence. Investigate its religious policies concerned, religious theocratic remain on secular under, religious policy has legalization and continuity. With western history goes on, the mongols religious belief by the original shamanism dominant gradually by Islam gradually replaced.

Huijiao Kaolue and the Hui- Y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Hui Muslim scholars and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later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Yang Xiaochun

The Hui- Ye dialogue (Dialogue between Islam and the Christianity Religion) between Chinese Hui Muslim scholars and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later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s a lively case of cultural dialogue in the history. A book translated by Donald MacGillivray into Chinese named Huijiao Kaolue (Mohammedanism), which is first two chapters of Si Jiao Kaolue (Comparative Religion), is the key links of those both sides. And this book is worth us focusing. We can realize that Huijiao Kaolue had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as to Chinese Hui Muslim scholars' attention and criticism to the attitud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bout Isla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ublication of Huijiao Kaolue and eight cases of Chinese Hui Muslim scholars' criticism to Huijiao Kaolue. We also can find some characters of this Hui- Ye dialogue be bound up with Huijiao Kaolue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point of cultural dialogue' s view. Firstly this Hui- Ye dialogue was caused mainly becaus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criticizing to Islam and attempting to missionary to Chinese Hui people. Chinese Hui Muslim scholars' disputing and criticizing to the Christianity Religion was the result of response to the stimulation. Secondly to the side of Chinese Islam this Hui- Ye dialogue had some elements of defending their own religion. Thirdly this Hui- Ye dialogue generally developed base on an equal relationship of the both sides, though Protestantism had a superiority situation.